九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歐陽修撰

徐無黨注

一行傳第二十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

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脩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賈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

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問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交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嘗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疑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爲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汚於榮利至弃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奸飲淫齊其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逾彰與乎石門荷蓧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

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
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
宗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
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
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
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
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
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
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
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

詣東上閤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
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
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贇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
以戰功累遷洺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
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
營欲因以爲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
福贇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
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贇下利
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贇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

下福賛獄人皆以爲冤福賛終不自辯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戸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繫繫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從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戸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懲心而易行焉一之乎大矣哉可也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歐陽修撰

徐無黨注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之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僕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用裴樞紘巨十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師文昌晢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

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
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賜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
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
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
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
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
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
梁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光逢奉

奉傳國璽臣貼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殿讀已降率文
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畢文蔚等一太常卿與柱國熟為畫使
樞寺不死尚惜一卿甘肯以國與人乎雖稽古之力未必
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
既與之共尽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
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
昭宗時為翰林学士承旨時天子微弱制度亡隳文蔚居
翰林制詔四方獨守上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柳璨殺崔胤樞寺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

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然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
梁太祖活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
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
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爲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
昭宗時爲吏部尚書長位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礼法而性時特謹厚不幸遭唐之
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
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賀

舉後　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
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容管經略使策少
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
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庚吉干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
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
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
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
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
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

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爲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邢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弃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柳璨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太誅宦者貽矩嘗爲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

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
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
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
空貽矩爲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爲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
唐爲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
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
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淝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
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
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爲冊禮副使循有子楷

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遷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慙恨
及昭宗遇弒唐政出於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
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
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爲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
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
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
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
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
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群臣自陳德薄
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椎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

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應天順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勸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謀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蹈舞而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擢左僕射楷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駮謚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宰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皇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弘文館皆不起出佳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仕出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

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
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
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
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録見文
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
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末嘗之末舉其朝皆小
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大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
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
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
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
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聲而蔽其耳目者必
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
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
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而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
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
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
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
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
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

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歐陽修撰
徐無黨注

義兒傳第二十四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甌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

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李存審後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為傳云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壘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合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爲梁所敗太祖酖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洛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十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illegible]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八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環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

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

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日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遂下陣於山西晉軍從山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

爲契丹圍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艇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以爲安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爲姦人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

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三子嘗爲質于梁莊宗破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遂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玩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龍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倖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

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定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

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授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矟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邊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戍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爲羅弘信所擊存信兵敗太祖子落落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囚存信曰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一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李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

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
言龍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
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
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
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洛
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明
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
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
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將無死以自
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
我沙陀之未死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鬬梁驍將
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矟擒之季讜敗走追擊至馬牢
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使揆儒者以梁卒三
千爲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
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
節守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
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
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
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
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猨臂善射身被重鎧槖弓坐矟手

舞鐵檛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
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
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
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出
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
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
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
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
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
自守太祖自將兵傳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

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兩王
俟塹成但留兵守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爲然
縱兵成塹塹成深濠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
城呼曰兒蒙主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乃存
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
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
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尔爲書檄
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猶然
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
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

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君立初爲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相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弭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爲蕃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爲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奔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

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
宗爲晉王晉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
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亦患之存璋一切
繩之以法境內爲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
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乘虛襲太原存璋
以汾州兵入太原拒守以功遷大同軍　防禦使遂爲節
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
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
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栅

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
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拒守卒不能近　武州刺史
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失友謙于河
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日而河中食
少人心多疑諜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
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
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工都較而屢
勝頗亦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
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苻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
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

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熊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

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歐陽修撰

徐無黨注

伶官傳第二十五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忘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

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出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

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闘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推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亡、

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而嘆曰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太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優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

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
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
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
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
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
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
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蒋出訪
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
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
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聞宮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

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
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蒋
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蒋緣以爲姦軍士妻女因
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
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
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
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義且反爲
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
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
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幷誅之於是及其將

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寃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弟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譌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刼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温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温反

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聲爾之貲食肉而飲酒无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温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群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失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子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交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歐陽修撰

徐無黨注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

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之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帶慱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忿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劒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歐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巵謝

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顧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悞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諸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何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讎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玟之養子昭宗時爲范

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顧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悞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無戴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何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讎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玟之養子昭宗時爲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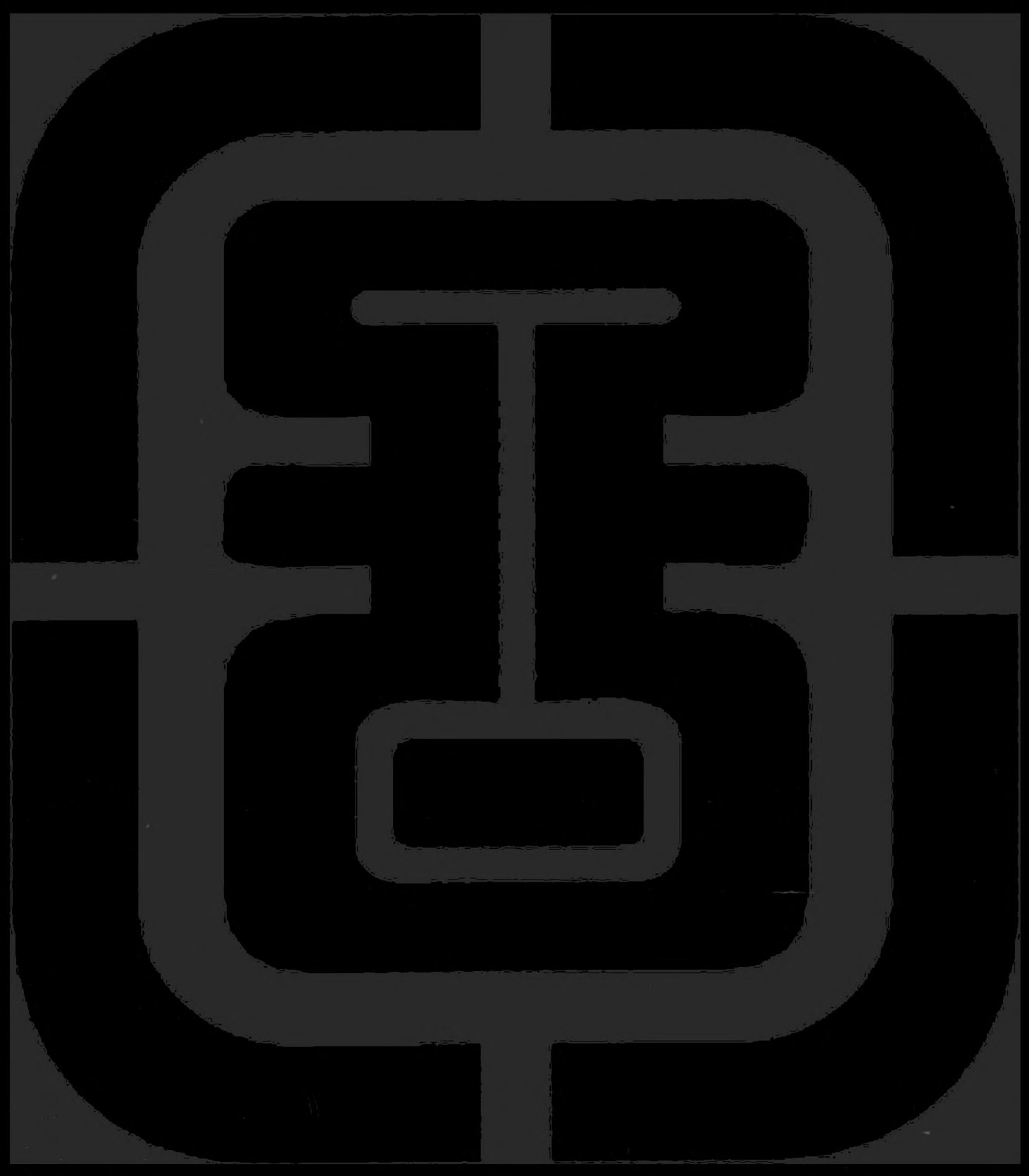
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遣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然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揩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

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官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

故唐時宦者悉逃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
河北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莊宗
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
宣徽使馬紹宏者常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
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黄門内養之徒也
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
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
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
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
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

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
代之邪及明宗入洛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
竄山谷皆削髮爲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
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内以干
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
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宫者懼不得立也大臣
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
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
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恣宦女之禍

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官者莫暇施爲然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著著于篇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